

40061

:10



宗鑑法林卷二十六

寶壽沼

三聖然

大覺

灌溪閒

定州崔

幽州空

襄州邨

鎮州壽

虎溪

覆盆

桐峰

滄州倉

雲山

定上座

夔上座

尚書操

卷二十七

南院顒

守廓

寶壽二世

西院明

鎮州大悲

澂心德

池州教

際上座

卷二十八

風穴沼

鐵湖安

興陽靜

首山念

廣慧真

靈泉

卷二十九

汾陽昭

葉縣省

神鼎諶

石門聰

廣慧璉

三交嵩

石霜圓

卷三十

瑯琊覺

大愚芝

法華舉

芭蕉泉

天聖泰

浮山遠

金山穎

李遵勗

楊億

楊岐會

宗鑑法林卷二十六

集雲堂編

大鑒下六世

鎮州寶壽延沼禪師

臨濟
玄嗣

因西院來叅問蹋破化

城來時如何師曰不斬死漢院曰斬師便打院連
道斬斬師又隨聲打少頃乃謂侍者曰適來者僧
將赤肉抵它乾棒著甚死急次有一僧來白曰某
甲啓和尚者問話底僧在大覺處來兩人同叅在
者裏見解總與麼恐已後委悉和尚法道須是趁

出二人若不趁出已後難得人承嗣師卽將陳白
僧趁出

風穴喜云西院蹋破化城要且腳跟未得點地寶壽
不斬死漢早已血濺梵天則且置祇如趁出者僧意
作麼生韜畧雙全多意氣安南塞北一齊收

寶壽因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它

老大梢工慣經歷看風使帆果端的任他海獸作波
濤直過如飛沒踪跡

海印信

萬境來侵莫管伊干戈元是太平基當時蹋著來時

路月下騰騰信脚歸

掩室開

空中釘櫪石上栽花種一籬粟收三斤麻

柏林格

寶壽因趙州來師在牀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
師起身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

保福展云寶壽忘頭失尾趙州平地喫撲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祇因脚底
無羈絆去住縱橫得自由

遜菴演

一自投桃便有心瓊瑤相報尚嫌輕人情來去如知
的方解一輪兩處明

童求昱

寶壽因僧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也須
喫棒曰未審青天有甚過師便打

天奇瑞云大小寶壽可謂爲人爲徹殺人見血龍
池傳云寶壽只知盡法不管無民且如青天果有喫
棒分麼時有僧過池名闍黎僧應諾池云放汝三十
棒

寶壽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
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做不得
師便打

舊人相見話衷心借問西山路徑淡對衆直言呈伎
倆紅爐煅煉要真金

汾陽昭

西山路上有獼猴嘯雨哀風動客愁忽遇北林獅子

子萬般伎倆一時休

中際能

寶壽因僧問訊師曰百千諸佛盡不出此方丈內
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
什麼處著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擲下拂
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叅焉知端
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昭覺勤云寶壽方丈裏布網張羅者僧鉤餌邊擎頭
戴角三度衝浪上來三度被他籠罩且道他得箇什
麼還會麼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卷則圓圖無縫舒則八面生光百千諸佛同處一方

轉機輪於掌握奮大用於當陽非獨三十年後面前
蒼荀馨香 佛燈珣

寶壽因胡釘鉸來叅師問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
師曰還釘得虛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曰莫
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
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曰不知
過在甚麼處州曰祇者一縫尚無奈何胡有省
翠峰顯云我要打者三箇漢一打趙州不合瞎卻胡
釘鉸眼二打寶壽不能塞斷趙州口三打胡釘鉸不
合放過寶壽驀拈拄杖云更有一箇大眾一時退乃

擊禪床一下 馮山喆云者漢雖然省去可惜趙州
放過當時待他道過在什麼處劈脊便棒非但承他
寶壽威光亦乃與藜林爲龜爲鑑 馮山果云寶壽
大似無風起浪平地生堆胡釘鉸貪程太速不覺墮
坑落塹若不遇趙州點破爭得歸家穩坐且道那裏
是趙州點破處良久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 鼓山
永云寶壽雖具打破虛空底鉗錘未免傷鋒犯手胡
公末後悟去誰知眼尚瞎眇 天寧琦云胡釘鉸原
不知者一縫當時趙州若不與賊過梯便是蹋破百
二十繡艸鞵也未瞥地在雖然胡釘鉸明得也較寶

壽三十里 資福廣云千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寶
壽不得無過趙州雖善挽轉也是就地彈雀

現出虛空眼便花更教打破事如麻直須指出當堂
縫分明鷓子過新羅 冶父川

一縫分明在當頭下手難饒君鉸釘得終是不完全
鼓山珪

直饒釘得者一縫檢點將來非好手可憐兩箇老禪
翁卻向俗人呈家醜 徑山杲

寶壽問僧甚處來曰崔禪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
麼曰不曾將得來師曰與麼則不從崔禪來僧便

喝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雲居舜云寶壽與麼也險者僧食到口邊被人奪卻
五湖禪客扣禪關恰似初行學上山騰身欲出青雲
外力到峰頭一步難 佛鑑勲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 臨濟 上堂曰我逢人則出出

則不爲人與化曰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白雲端云此二尊宿各有一處打得著且道那箇在
前那箇在後還有人向者裏定當得麼良久云妙舞
莫誇回雪手三臺須是大家催 保寧勇云此二尊
宿恁麼爲人猶在半途保寧今日路見不平拈拄杖

下座大衆一時走散擲下歸方丈 寶峰文云者兩箇老古錐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衲僧祇得好笑且道笑箇甚麼若知得落處一任七顛八倒若不知且向二老葛藤裏齧嚼
東山演云一人文章浩渺一人武藝全施若道與化是文亦不得若道三聖是武亦不得若於此辨得出許你通身是眼若辨不出你自相度 天童覺云墮也隋也今日不是滅古人聲光且要長後人節操若是本色漢提佛祖印轉鍊牛機把拄杖一時穿卻方見衲僧手段 昭覺勤云一人在孤峰頂上土面

灰頭一人在十字街頭斬釘截鐵有頭有尾同死同生且道出卽不爲人底是出卽便爲人底是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攏始應知 徑山杲云真淨老人大似欺誣亡沒杲上座卽不然豁開三要三玄路坐斷須彌第一峰且道三聖分上耶與化分上耶 天童傑舉白雲語了云白雲錯下名言殊不知二尊宿前不構村後不迭店直至於今反成話櫛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靈隱嶽云二老漢滅卻臨濟正法眼卻向長安路上把手共行直至於今遞相鈍置且如何是共行一句掣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 仰山

欽云二老可謂一條拄杖兩人昇今日被天寧拗作
兩橛了也以拄杖倚左邊云且聽各自平分 天寧
琦云三聖興化明眼宗師因甚麼活計本同生涯迥
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徑山琇云一人得體
一人得用總未有作家手段萬壽既已出了且道有
爲人處無爲人處祝融峰頂上露滴萬年松 報恩
秀云者兩箇漢大似才高語壯倚勢欺人拈拄杖云
還見興化三聖麼復靠杖云直饒具衲僧手段也且
向者邊立 磬山修云一人逢人則出一人逢人則
不出且道逢什麼人 五磊權云欽祖幸然拗折今

日不肖遠孫未免更將鸞膠爲伊續起逢人卽出逢
人不出兩彩一賽如箭中的金鳳銜花下彩樓眼裏
瞳人吹觴策三臺須是大家催無限清風生八極
愚菴孟云山僧今日出也還是爲人是不爲人若是
爲人則落興化圈套裏若不爲人又落三聖圈套裏
若總不恁麼又落山僧圈套裏畢竟如何喝一喝云
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 菩提珍舉真
淨語了云真淨老人錯下名言累及後人循途守轍
列界分疆殊不知二大老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
激揚臨濟賓主卽不無若是活計何曾夢見今日新

菩提落處也要諸人共知以拄杖畫一畫云自出洞
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擲下拄杖

騎驢戴笠迎南去躍馬搖鞭向北行兩箇大商俱突
曉日高猶聽打三更

保寧勇

城南措大騎驢子市北郎君跨馬兒各各四蹄俱踢
地三春同到金明池

佛鑑懃

陽燄何曾止得渴畫餅幾時充得饑勸君不用栽荆
棘後代兒孫惹著衣

徑山杲

湖光潋灩晴偏好山色溟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
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佛燈珣

兩箇孩兒抱花鼓左邊打了右邊舞一曲兩曲無人
會歷歷清風動千古

懶菴需

乍雨乍晴山裏寺或來或去洞中雲滿天星斗明如
晝此境此時誰欲分

德山清

橫吹玉笛分春恨半卷珠簾并倚門迷卻歸巢雙燕
子落紅飛絮攪前村

龍池珍

黃昏打槳奔城快日午回舟入港遲夜半相逢兩相
喝不知蹉過已多時

在菴賢

張顛艸書李廣神箭一等精良千秋獨擅
古音無調和難齊迭奏壘篴望轉迷歌罷攜歸天大

浹水洽

曉一簾風景六橋西

法林音

三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
與化曰破驢脊上足蒼蠅

水母有骨靈龜無殼瞎驢臭肉來於蠅佛意祖意如

山嶽

正覺逸二

靈龜有殼水母無骨破驢脊上足蒼蠅曹溪古路行
人絕

破脊驢多臭肉蠅誰知與化不徒行慣從五鳳樓前
過手握金鞭賀太平

白雲端

青青掩映蒼龍窟修竹超然物外物若將修竹比喬

松未及喬松老風骨

佛鑑勲

三聖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者裏無殘
羹餽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棒推
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叅堂堂中首座
號踢天泰問行腳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
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者
黍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
座人事

瑯琊覺云若無纈布作爭得見韓光 瀉山行云三
聖撥艸瞻風有舒有卷德山勘凡驗聖有放有收德

山笑去卽且置三聖哭蒼天便出意作麼生不貪香
餌味可謂碧潭龍 雲巖游云三聖便展坐具作賊
人心虛山云不用展炊巾尾巴露也聖云設有向什
麼處著口是禍門山便打裂破古今聖接住棒推山
向繩床上老鼠入牛角更有一轉語待無舌人忌口
卻向汝道 清化噫云赤眼遇金剛伎倆恰相當好
手逢好手何更哭蒼蒼洞中春色幾人知門外秋紅
風落了

呼爲雲吸爲雨襲襲清風動寰宇笑哭不是等閒聲
路見不平應有主要斬不平人不與平人語而今何

處見踪由剔起眉毛看鷓子

長靈卓

殘羹餽飯無處安著換手搥胸劈頭蓋卻兩箇無孔
鍤錘一撓無繩自縛

佛燈珣

南北山相對東西有路分不經場陣裏爭見李將軍

木菴永

瞎驢插翅驚雷外踢倒崔嵬華嶽峰堪笑禹門點額
者爲貪香餌不成龍

山夫正

三聖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又
喝僧曰行棒卽瞎便喝師拈棒僧轉身作受棒勢
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打僧曰者賊便出去

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來怎容得者僧師曰是伊曾見先師來

天井新云拈頭作尾則易看樓打樓則難何故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法忍謚云者僧具

超方手眼三聖展格外威權雖然縱奪可觀未免旁觀者哂 法林音云那裏是者僧見先師處

是精識精是賊識賊惡人自有惡人魔新羅人遇普州客攬旂奪角饒機先打劫就窠歸勁敵珠走盤活鱖鱖吹毛橫按雪霜寒收下翅遼天俊鷲 天岸昇

三聖到仰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寂山曰慧寂

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

昭覺勤舉雪竇頌畢云者箇笑千古萬古清風凜凜地爲甚麼雪竇卻道祇應千古動悲風也是死而不弔 徑山杲云兩箇藏身露影漢殊不顧旁觀者哂 愚菴孟云仰山向虛空裏乞縫三聖煉石補天陳希夷一覺睡千年至今不知直是好笑

雙收雙放若爲宗騎虎由來要絕功笑罷不知何處去祇應千古動悲風 雪竇顯

神通遊戲不爲難互換機鋒始可觀雙放雙收底時節呵呵大笑幾何般 本覺一

慧寂剛言是我名幸逢禪者更饒人若將利器比君子大笑欣然滿座春

圓悟勤

黎鬼無端弄醉翁醉中鼻孔自遼空到家鬼魅同烏有滿樹桃花笑晚風

緒菴續

魏府大覺禪師

臨濟玄嗣

因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

頭枕衡山腳踢北嶽

主山之後案山前下是地兮上是天身手太長衫袴

短醉狂贏得樂豐年

保寧勇

潦倒年來任性情仙都踢遍又蓬瀛有名不載籍天府賸得聲傳四海清

古林如

大覺叅臨濟濟見豎起拂子師展坐具濟擲下拂子師收具叅堂去時衆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亦不喫棒濟聞令侍者喚師至曰大衆道汝來叅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師乃珍重下去

如菴彰云風來樹動雨過山青二老可謂作家相見迴出常情雖然大覺猶欠一籌當時待侍者來喚便好掌云者一掌合是堂頭老漢喫非惟塞斷臨濟咽喉且使一衆狐疑泮然冰釋

電光石火驗來機家在溪山著薜衣怎奈旁人看不

厭相攜更步釣魚磯

古南門

桃李花開三月天紅紅白白不相瞞可憐遊翫不知者空使風飄落滿川

古鑑彰

灌溪志閒禪師

臨濟玄嗣

因僧問久嚮灌溪到來祇見

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曰如何是灌溪師曰劈箭急

玄沙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在天童悟云灌溪雖能拽轉鼻孔爭奈惹人情見何不待伊問如何是灌溪劈頭便打

一派曹溪接灌溪龍行風雨動雲霓峻機箭筈波瀾

急撼得毘盧海嶽低

克符道者

武牙山下虎狼多何事行人偏要過今日虎雖幸瞋睡過來魂魄亦銷磨

樵之玉

灌溪叅臨濟濟驀曾搗住師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你一頓

天童華云灌溪氣宇如王被臨濟活埋在鎮州城裏十字街頭當時若是光孝棒折也不放在何故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靈隱嶽云爐鞴之所多鈍鐵雖然如是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倚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秀巖瑞

灌溪住後上堂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
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
天童覺云灌溪恁麼說且道是臨濟處得底末山處
得底雖然一箭落雙鷗爭奈有時走殺有時坐殺且
作麼生得恰好去捏聚放開全在我拈來拋去更由
誰

莫謂成龍頭角易拏雲攫霧及時難今朝特地重拈
出始信渠儂不自瞞

圭峰法

灌溪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

灑沒可把

崇覺空云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惺惺道
我解穿珍珠解玉版過亂絲卷筒絹姪房酒肆瓦合
輿臺虎穴魔宮那吒忿怒遇文王典禮樂逢桀紂逞
干戈今日被崇覺覷見一場懨懨

定州善崔禪師

臨濟
玄嗣

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

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
僧出曰崔禪吟師擲下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
歸宗一云作麼生道得一語救得崔禪 清凉欽云
和尚且自救好是肯他不肯他 五祖戒別云便推

倒禪床 瑯琊覺云久經行陣者終不展旂槍 雲
蓋智云身挨白刃不懼死生也須是者僧始得崔禪
爲甚麼當機放過要會麼錦鱗已得休勞力收拾絲
綸歸去休 薦福行云崔禪上堂美則美矣善則未
善何故大似放過者僧山僧卽不然待者僧出衆來
向未開口已前與他痛棒若是皮下有血必然別有
生涯 龜峰光云崔禪布長蛇偃月大陣欲統四大
部洲爲一世界不是者僧攬旂奪鼓未免陷在虜庭
且道坐籌帷幄鎮靜八方水乳和同風雲會合一句
作麼生道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理

安問云雲蓋道者僧身挨白刃不懼死生可惜崔禪
當機放過殊不知者僧喫了崔禪一頓棒至今轉身
不得要識崔禪麼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鏌鋹橫按寶光寒俠客嘍囉敢正看飛過青霄聲震
吼乾坤直得黑漫漫 保寧勇

大展家風示衆人垂鉤入海釣金鱗遊魚弄水騰波
浪船棹俱拋出大津 延壽慧

十三慣繡羅衣裳自憐紅袖聞馨香人言此是嫁時
服含羞刺出雙鴛鴦 空叟印

大鵬展翅鼓蕩四溟直下惟求負命鯨彩雲坐斷春

風闢杖化游龍歸意淡休收虎頭戴角大驚人夾山

幽州譚空禪師臨濟因鎮州牧有姑為尼行腳回

欲開堂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聞汝欲開堂為人

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你作麼生為人

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

師曰龍女現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不是野狐

精變箇什麼師便打牧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

翠巖芝云且道尼具眼麼祇擔得斷貫索且作麼生

會

襄州歷村禪師臨濟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祇者便當得否師擲

匙向火中

煎茶未了人來問拈起茶匙呈似他當時若遇收燕

手性命難存爭奈何投子青

鎮州萬壽禪師臨濟一日過訪寶壽壽坐不起師

展坐具壽下禪牀師卻坐壽驟步入方丈閉卻門

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謁師亦坐不起壽展坐具

師亦下禪牀壽卻坐師遂歸方丈閉卻門壽於侍

者寮取灰圍卻方丈門便歸去師開門見曰我不

恁麼它卻恁麼

磬山修云二老一衝一撞如兩虎相見各露爪牙無有一毫虧損處不愧同叅足爲模範雖然總未免旁觀者哂

虎溪禪師

臨濟
玄嗣

因僧問菴主住者裏多少年也師

曰祇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者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吟師曰鬧市裏虎

鬧市中心虎能歌不能舞命值木星君不遇羅暎主

瑯琊覺

虎溪老住菴年淡都不記鬧市心中虎四邊如鼎沸

艸堂清

覆盆禪師

臨濟
玄嗣

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卻門僧於

門上畫一圓相門外立地師從菴後出亦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者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搥胷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菴主被瞞白巖符云兩箇漢驀拶相逢如龍得水似虎逢山意氣威獰則不無若到者裏各與二十拄杖爲什麼古佛堂前無如是事

桐峰禪師

臨濟
玄嗣

因僧問和尚者裏忽遇大蟲作麼

生師便作大蟲听僧作怕勢師大笑僧曰者老賊

師曰爭奈老僧何僧卻大笑

翠峰顯云是卽是兩個惡賊祇解掩耳偷鈴復頌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好個斑斑牙爪未備君不見大
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大丈夫見也無收
虎尾捋虎鬚

山裏大蟲山裏听借你拳頭築你口丈夫氣宇信如
王豈肯輸人甘落後賊賊賊喜底是風怨底是雪

庵孟

愚

怕虎原來同虎走不會齧人只會听張牙露爪幾千
般到底翻成喋屎狗

起綱宗

滄州米倉禪師

臨濟
玄嗣

問僧近離甚處曰冀州太湖

師曰闍黎來時太湖向你道什麼曰知道米倉路
險師曰到者裏又作麼生曰不異發足時道路師
曰闍黎已孤太湖去在曰某甲亦不冑和尚恁麼
道師曰來時路峻如今路平曰不妨和尚此路師
曰黍桶裏漢有甚麼限

發足超方地頭親到遇著嶮峻道途殺活杖子變豹
米倉大路平如砥未免黍桶裏著倒不搽紅粉也風
流大抵還他肌骨好

佛燈珣

雲山禪師

臨濟
玄嗣

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將得

西京主人書來麼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
僧天然猶在曰殘羹餽飯誰人肯喫師曰獨有闍
黎不肯喫僧便作吐勢師喚侍者扶出者病僧
昭覺勤云一往觀來二俱作家節節勘證二俱落艸
當時若有人截斷葛藤不妨光前絕後還委悉麼多
虛不如少實

莫怪相逢無信息誰能長作置書郵直饒說盡千般
事那箇心中得到頭

懶菴樞

者僧掩耳偷鈴雲山將錯就錯若是碧眼波斯別有
翻身一著

木菴永

定上座臨濟鎮府齋回到橋上坐次有三座主至
一座主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
拋向橋下其二座主遽前勸曰休休莫怪觸忤上
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者兩箇座主直教它窮
到底

理安問云定上座性命在二座主手裏

齋上座臨濟因到百丈丈曰闍黎有事相借問得

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諮諱丈曰收得安南又憂
塞北師撥開胷曰與麼不與麼丈曰要且難構要
且難構師曰知卽得知卽得

仰山寂云若有人知此二人落處不妨奇特若辨不得大似日中迷路 蔣山勤云百丈獨坐大雄峰頂咳嗽風生四方禪客望崖而退因甚 夔上座到來直得弓折箭盡

夔上座到德山山纔見便下禪牀作抽坐具勢師曰者箇且置忽遇心境一如底人來向伊道箇什麼不被諸方檢責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人公來師便喝山不語師曰塞卻者老野狐咽喉

瀉山祐云夔公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 蔣山勤

云夔公一喝賓主歷然德山無語言遍天下瀉山老子雪上加霜檢點將來總不可放過乃擲下拄杖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

見睦州明

一日與僚屬登樓次見

數僧行過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腳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到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衆官曰不信道

瀉山喆云尚書可謂手擎仲尼日月腰佩毘盧金印非惟儒士驚懾亦乃衲僧罔措不見道當機如電拂方免病棲蘆 天童覺云陳操尚書白拈賊瞞長蘆一點不得 鼓山永云者僧有理難伸死而不弔尚

書按劍當門誰敢正眼覷著 通玄奇云尚書可謂
善識休咎鬧裏換人眼睛者僧雖則舉首稱奇可惜
還同受屈

一語離窠窟千生出蓋纏夜來風雪惡木折在巖前
雪堂行

拈得須彌第一槌銅頭鐵額豈容伊鹽梅舟楫并霖
雨不是斯人更是誰 復庵封

季咸曾相壺丘子隨變難分極自逃輪與高樓凝望
者炯然明可察秋毫 虛堂愚

尚書問僧有事相借問得麼僧曰合取狗口公乃

自擱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就闍黎乞
取口喫飯得麼

緣門底事都傾出祇要相將艸裏行把臂不須重叮
囑腳跟點地自縱橫 粟庵鼎

尚書齋次拈胡餅問僧曰江西湖南還有者箇麼
曰尚書適來喫箇什麼公曰敲鐘謝響

瀛山闇云者僧俊鶻冲霄到也快便怎奈末上遭他
網子祇如道敲鐘謝響者裏合作麼對他何不道艸
賊大敗

尚書問睦州看什麼經州曰金剛般若經公曰六

朝翻譯師看底是第幾朝州拈起日一切有爲法
如夢幻泡影

六朝翻譯傳來妙到頭未悟當時竅須信枝頭老鳳
凰春來反作黃鶯叫

正堂辨

宗鑑法林卷二十六終

宗鑑法林卷二十七

集雲堂編

大鑒下七世

汝州南院慧顥禪師典化獎嗣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

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
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
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曰失師便打其僧
不肖

翠巖真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南院雖則全機受敵

